

南皮縣志

南皮縣志卷十

文獻志五

文編

文

修志非選文也舊志藝文門所收太濫名目過繁今者碑誌提
入金石傳則提入人物傳中餘仍收歸文編以類相從而不標
名目其取文以本縣之人爲限而外人不與以有用之文爲限
而閒文不錄或者稍變體例亦必別有原因焉

文

漢

諫寵用外戚書

鮑宣

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

人路濁亂天下奢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
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復劇於前乎朝廷亡有大
儒骨鯁白首耆艾魁磊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
飢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
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世俗謂不智者爲能謂
智者爲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
人尙服今賞人反感請寄爲姦羣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
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爲殘賊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陰
陽不和水旱爲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稅租二亡也貪吏並
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強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苛吏徭役失
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迾六亡也盜賊刼略取民財

物七亡也七亡尙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讐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爲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爲賢以供默尸祿爲智謂如臣宣等爲愚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毫末豈徒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天下迺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爲皇天子下爲黎庶父母爲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戶鳩之詩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爲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奈

何獨思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藿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迺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以移衆彊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惑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馬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襲勝爲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爲姦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內失望陛下尙能容亡功德者甚重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爲心不得自專快

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爭之臣陛下
苟欲自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戇獨不知多受祿
賜美食大官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讐怨以安身邪誠迫
大義官以諫爭爲職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
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臣宣訥鈍於辭不勝惓惓盡
死節而已

魏

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

五月十八日丕曰季重無恙途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
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
遊誠不可忘旣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棋間設終以陸博高談

南皮縣志卷十一
娛心哀箏順耳馳騫北塲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
寒水曠日旣沒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輿論徐動賓從
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淒然傷懷余顧而言斯樂
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爲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爲
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辰景風扇物風氣和暖
衆果具繁時駕而遊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
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
過行矣自愛丕白

晉

晉成帝贈刁協詔

協情在忠主而失爲臣之道故令王敦得託名公義而實肆私

忌遂令社稷受屈元皇銜恥致禍之原豈不有由若極明國典則曩刑非重今正當以協之有可書敦之逆命不可長故議其事耳今可復協本位加之冊祭以明有忠於君者纖介必顯雖於貶裁未盡然或足有勸矣

雪刁協議

丹陽殷融
陳郡人

王敦惡逆罪不容誅則協之善亦不容賞若以忠非良圖謀事失算以此爲責者蓋在於譏議之間耳即凶殘之誅以爲國刑將何以沮勸乎當敦專逼之時廢賞威刑專自己出是以元帝慮深崇本以協爲比事由國計蓋不爲私昔孔甯儀行父從君於昏楚復其位者君之黨故也況協之比君在於義順且中興四佐位爲朝首於時事窮計屈奉令違寇非爲逃刑謂宜顯贈

南史卷一百一
以明忠義

北魏

北魏太武帝答刁雍請修薄骨律鎮水利詔

卿憂國愛民知欲更引河水勸課大田宜便興立以克就爲功何必限其日數也有可以便國利民者動靜以聞

又答刁雍請造舟運糧詔

知欲造船運穀一冬卽成大省民力既不廢牛又不廢田甚善非但一運自可永以爲式令別下統萬鎮出兵以供運穀卿鎮可出百兵爲船工豈可專廢千人雖造船匠猶須卿指授未可專任也諸有益國利民如此者續復以聞

又褒刁雍築城功竣詔

卿深思遠慮憂勤盡思知城已周訖邊境無不虞之憂千載有永安之固朕甚嘉焉卽名此城爲刁公城以旌爾功也

築城表

刁雍

臣聞安不忘亂先聖之政也況綏服之外帶接邊城防守不備無以禦敵者也臣鎮所綰河西爰在邊表常懼不虞平地積穀實難守護兵人散居無所依恃脫有妖奸必致狼狽雖欲自固無以得全今求造城儲穀置兵備守鎮自建立更不煩官又於三時之隙不令廢農一歲二歲不訖三歲必成立城之所必在水陸之次大小高下量力取辦

請造舟運糧表

刁雍

奉詔高平安定統萬及臣所守四鎮出車五千乘運屯穀五十

萬斛付沃野鎮以供軍糧臣鎮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輕車來往猶以爲難設令載穀不過二千石每涉深沙必致滯陷又穀在河西轉致沃野越渡大河計重五千乘運十萬斛百餘日乃得一返大廢生民耕墾之業車牛艱阻難可全至一歲不過二運五十萬斛乃經三年臣前被詔有可以便國利民者動靜以聞臣聞鄭白之渠遠引淮海之粟汭流數千周年乃得一至猶稱國有儲粟民用安樂今求於牽屯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爲一舫一舫勝穀二千斛一舫十人計須千人臣鎮內之兵率皆習水一運二十萬斛方舟順流五日而至沃野牽上十日還到合六十日得一返從三月至九月三返運送六十萬斛計用人功輕於車運十倍不廢牛力又不廢田

修薄骨律鎮水利表

刁雍

臣蒙寵出鎮奉辭西藩總統諸軍戶口殷廣又總勒戎馬以防不虞督課諸屯以爲儲積夙夜惟憂不遑寧處以今年四月末到鎮時以夏中不及東作念彼農夫雖復布野官渠乏水不得廣殖乘前以來功不充課兵人口累率皆飢儉畧加檢行知此土稼穡艱難夫欲育民豐國事須大田此土乏雨正以引河爲用觀舊渠堰乃是上古所制非近代也富平西南三十里有艾山南北二十六里東西四十五里鑿以通河似禹舊迹其兩岸作溉田大渠廣十餘步山南引水入此渠中計昔爲之高於水不過一丈河水激急沙土漂流今日此渠高於河水二丈三尺又河水浸射往往崩頽渠溉高懸水不得上雖復諸處按舊引

水水亦難求今艾山北河中有洲渚水分爲二西河小狹水廣百四十步臣今求入來年正月於河西高渠之北八里分河之下五里平地鑿渠廣十五步深五尺築其兩岸令高一丈北行四十里還入古高渠卽循高渠而北復八十里合百二十里大有良田計用四千人四十日功渠得成訖所欲鑿新渠口河下五尺水不得入今求從小河東南岸斜斷到西北岸計長二百七十步廣十步高二丈絕斷小河二十日功計得成畢合計用功六十日小河之水盡入新渠水則充足溉官私田四萬餘頃一旬之間則水一徧水凡四溉穀得成實官課常充民亦豐贍

唐

清明日南皮泛舟序

蕭穎士

昔建安中魏文爲王太子與朋友諸彥有南皮之遊颺鳴葭浮
甘瓜清泉齰淪千古一色此城隅託勝之舊也由小而方大則
貴賤之歡可齊以今而喻古則風流之事不易矧乃日清明時
昇平毗庶阜海濱之利謳吟動齊右之曲亦明代一方之樂也
邑宰東海徐君洎英僚二三皆人傑秀出吏能高視郊驛繼當
時之歡濠梁重莊叟之興相與矯翠帟騰清波紅粧屢舞綠醕
徐進管絲迎風以響亮士女環岸而攢雜可以娛聖澤表人和
也層城景移碧潭陰起蕩暄妍之氣色縱魚鳥之游泳其思夫
闕塞崇岑昆池清泠關河千里帝京不見斯興情之極致也爰
命墨客紀他鄉之勝事云爾

唐史

陳乞表

賈耽

臣某言臣以庸愚謬尸寵祿位居師長職重台司徒叨渥恩無補時化踟躕荏苒六年於茲去秋已來多病相繼每自策勉以奉休明而筋骸內衰官謗外積近染痢疾綿歷旬時進退之狀不恒寢食之理皆耗伏枕循省無所克堪凡在常情皆願貴仕況臣累蒙任使寔越等夷從容朝堂沐浴天澤恩私歲久誠每切於匪躬疲恭日侵事有迫於量力伏惟陛下覆育臨照曲成不遺俯矜愚衷移授散秩則樞軸不曠輪轅適宜拳拳之誠所望斯足無任懇款惶懼之至謹奉表陳請以聞貞元十四年七

月二十二日

權載之文集
卷四十三

賈耽東都留守制

韓愈

河洛舊都時巡久曠命以居守俾之保綏間者淮甸不寧汝墳

屢警增置軍府作藩王畿職任既分威望實重思有總制一其
典刑爰資信臣往父東夏銀青光祿大夫守工部尙書魏國公
賈耽豁達貞方識通大體明九域山川之要究五方風俗之宜
恒因物情以施教化所莅之郡藹其休聲說李廣之風人皆自
便懷羊祜之德敵不敢侵自誠而明在久彌著分我憂寄實惟
其人董制軍師安集疲瘵統馭都邑提持紀綱懋昭厥猷無替
朕命可守本官兼御史大夫充東都留守東都畿汝州郡防禦
觀察等使判東都尙書省事散官勳封如故

明

明侯楹抱甕長吟序

孟兆祥

詩者思也思之源渺其委甚變一人之思而態十一曠之思而

狀萬一念之思而出百必強彼人之思祖此人之思昔時之思
逗今時之思後念之思代前念之思卽高岑諸人不能說者云
唐工詩宋無詩就氣格言未爲無當要之代自有人人自有思
思之有入有觴唐拍安必盡合宋韻安必盡絕浸假局無詩之
說孤行唐代將詩必貌唐代而可自宋而下啞然無餘響此道
不終古榛蕪乎我明七子又何以代興私嘗語詩一派與文章
合盲史漆園吏邯鄲賈腐令而後文格日靡日弱三家村學究
能辦昌黎眉山崛起兩代之間刊落榜樣獨握靈蛇至今讀其
文非周季之文先秦兩漢之文乃韓子蘇子之文也韓子蘇子
之文不殿周季先秦兩漢也惡在詩必貌唐而可皮亭韻人冠
渤海而公訥訥不出口寬然長者一商古今則萬斛瑰奇傾瀉